

大唐新語

唐劉肅著

上

進步書局校印

筆記小說大觀

集

天也  
地也  
人  
也

天  
地  
人  
也

唐劉肅著

大唐新語

上海進步書局印行

大唐新語提要

唐劉肅撰凡十三卷所記起武德之初迄大歷之末分三十門肅自謂昔荀爽紀漢事可為鑒戒者以為漢語今之所記庶嗣前修云云其自負可知紀曉嵐著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獨退置小說家類詎以諧謔一門有乖史家之體乎然軼文舊事足資勸戒者往往而是兼收博采未嘗無裨於見聞固不得以榛楛勿翦少之也

大唐新語目錄

卷一

匡贊

規諫

卷二

極諫

剛正

卷三

公直

清廉

卷四

持法

政能

卷五

忠烈

節義

孝行

卷六

友悌

舉賢

卷七

識量

容恕

知微

卷八

聰敏

文章

卷九

著述

從善

卷十

蘆革

隱逸

卷十一

褒錫

懲誠

卷十二

勸勵

酷忍

卷十三

諧謔

郊禪

記異

大唐新語目錄終



大唐新語卷一

唐 劉肅著

匡贊第一

杜如晦少聰悟精彩絕人太宗引為秦府兵曹俄改陝州長史房玄齡聞於太宗曰餘人不足惜杜如晦聰明識遠王佐之才若大王守藩無用之必欲經營四方非此人不可太宗乃請為秦府掾封建平縣男補文學館學士令文學褚亮為之贊曰建平文雅休有烈光懷忠履義身立名揚貞觀初為右僕射玄齡為左僕射太宗謂之曰公為僕射當須大開耳目求訪賢哲此乃宰相之弘益比聞聽受詞訟日不暇給安能為朕求賢哉自是臺閣規模皆二人所定其法令意在寬平不求備以取人不以己長格物如晦玄齡引進之如不及也太宗每與玄齡圖事則曰非如晦莫能籌之及如晦至卒用玄齡之策二人相須以斷大事迄今言良相者稱房杜焉及如晦薨太宗謂虞世南曰吾與如晦君臣義重不幸物化實痛於懷卿體吾意為製碑也後太宗嘗新瓜美愴然悼之輟其半使置之靈座及賜玄齡黃銀帶因謂之曰如晦與公同心輔朕今日所賜惟獨見公泫然流涕以黃銀帶辟惡為鬼神所畏命取金

帶。使玄齡送之於其家也。

魏徵常陳古今理體。言太平可致。太宗納其言。封德彝難之曰。三代已後。人漸澆訥。故秦任法律。漢雜霸道。皆欲理而不能。豈能理而不欲。魏徵書生。若信其虛論。必亂國家。徵詰之曰。五帝三皇。不易人而理。行帝道則帝。行王道則王。在其所化而巳。考之載籍。可得而知。昔黃帝與蚩尤戰。既勝之後。便致太平。九夷亂德。顓頊征之。既剋之後。不失其理。桀為亂。湯放之。紂無道。武王伐之。而俱致太平。若言人漸澆訥。不返樸素。至今應為鬼魅。寧可得而教化耶。德彝無以難之。徵薨。太宗御製碑文。并御書。後為人所譏。勅令踣之。及征遼不利。深自悔恨。乃嘆曰。魏徵若在。不使我有此舉也。既渡水。馳驛。以少牢祭之。復立碑焉。

太宗嘗臨軒謂侍臣曰。朕所不能恣情以樂當年。而勵心苦節。卑宮菲食者。正為蒼生耳。我為人主。兼行將相事。豈不是奪公等名。昔漢宮得蕭曹韓彭。天下寧晏。舜禹殷周。得稷契伊呂。四海乂安。如此事。朕並兼之。給事中張行成諫曰。有隋失道。天下沸騰。陛下撥亂反正。拯生人於塗炭。何禹湯所能擬。陛下聖德含光。規模弘遠。然文武之烈。未嘗無將相。何用臨朝對衆。與其校量。將以天下已定。不藉其力。復以萬乘至。

尊與臣下爭功。臣聞天何言哉。而四時行焉。又曰。汝唯弗矜。天下莫與汝爭功。臣備員近樞。非敢知獻替事。輒陳狂直。伏待菹醢。太宗深納之。俄遷侍中。

太子承乾既廢。魏王泰因入侍。太宗面許立為太子。乃謂侍臣曰。青雀入見。自投我懷中云。臣今日始得與陛下為子。更生之日。臣有一孽子。百年之後。當為陛下然之。傳國晉王。父子之道。固當天性。我見其意甚矜之。青雀泰小字也。褚遂良進曰。失言伏願審思。無令錯誤。安有陛下萬歲之後。魏王持國執權為天子。而肯殺其愛子。傳國晉王者乎。陛下頃立承乾。後寵魏王。愛之踰嫡。故至於此。今若立魏王。須先措置。晉王始得安全耳。太宗涕泗交下曰。我不能也。因起入內。翌日御兩儀殿。羣臣盡出。詔留長孫無忌。房玄齡。李勣。褚遂良。謂之曰。我有三子一弟。所為如此。我心無懼。因自投於床。無忌爭趨持上。抽佩刀。無忌等驚懼。遂良於手爭取佩刀。以授晉王。因請所欲立。太宗曰。欲立晉王。無忌等曰。謹奉詔。異議者請斬之。太宗謂晉王曰。汝舅許汝也。宜拜謝之。晉王因下拜。移御太極殿。召百僚。立晉王為皇太子。羣臣皆稱萬歲。高宗朝。晉州地震。雄雉有聲。經旬不止。高宗以問張行成。行成對曰。陛下本封於晉。今晉州地震。不有徵應。豈使徒然哉。夫地陰也。宜安靜。而乃屢動。自古禍生宮掖。釁

起宗親者。非一朝一夕。或恐諸王公主謁見頻煩。乘間伺隙。復恐女謁用事。臣下陰謀。陛下宜深思慮。兼修德以杜未萌。高宗深納之。

則天朝。默啜陷趙定等州。詔天官侍郎吉頊為相州刺史。發諸州兵以討之。畧無應募者。中宗時在春宮。則天制皇太子為元帥。親征之。吏人應募者。日以數千。賊既退。頊徵還。以狀聞。則天曰。人心如是者耶。因謂頊曰。卿可於衆中說之。頊於朝堂。昌言。朝士聞者。喜說諸武患之。乃發頊弟兄贓狀。貶為安固尉。頊辭曰。得召見。涕泣曰。臣辭闕廷。無復再謁請言事。臣疾亟矣。請坐籌之。則天曰。可。頊曰。水土各一盆。有競乎。則天曰。無。頊曰。和之為泥。競乎。則天曰。無。頊曰。分泥為佛。為天尊。有競乎。則天曰。有。頊曰。臣亦為有。竊以皇族外戚。各有區分。豈不兩安全耶。今陛下貴賤是非。於其間。則居必競之地。今皇太子萬福。而三思等久已封建。陛下何以和之。臣知兩不安矣。則天曰。朕深知之。然事至是。頊與張昌宗同供奉控鶴府。昌宗以貴寵。懼不全。計於頊。頊曰。公兄弟承恩澤深矣。非有大功。必無全理。唯一策若能行之。豈唯全家。當享茅土之封。除此外。非頊所謀。昌宗涕泣請聞之。頊曰。天下思唐德久矣。主上春秋高。武氏諸王。殊非所屬意。公何不從容請復相。王廬陵以慰生人之望。昌宗乃乘間屢言。

之幾一歲。則天意乃易。既知頊之謀。乃召頊問。頊對曰。廬陵相王皆陛下子。高宗初顧託於陛下。當有所注意。乃迎中宗。其興又唐室。頊有力焉。睿宗登極。下詔曰。曩時王命中。地人謀未輯。首陳反正之議。克創祈天之業。永懷忠烈。寧忘厥勳。可贈御史大夫。

則天以武承嗣為左相。李昭德奏曰。不知陛下委承嗣重權何也。則天曰。我子姪委以心腹耳。昭德曰。若以姑姪之親。何如父子。何如母子。則天曰。不如也。昭德曰。父子母子。尚有逼奪。何諸姑所能容。使其有便可乘。御寶位其遽安乎。且陛下為天子。陛下之姑。受何福慶。而委重權於姪乎。事之去矣。則天矍然曰。我未思也。即日罷承嗣政事。

長安末。張易之等將為亂。張柬之陰謀之。遂引桓彥範。敬暉。李湛等為將。委以禁兵。神龍元年正月二十三日。暉等率兵將至玄武門。王同皎。李湛等先遣往迎皇太子於東宮。啟曰。張易之兄弟。反道亂常。將圖不軌。先帝以神器之重。付殿下。主之無罪。幽廢。神人憤恚。二十三年於茲矣。今天啟忠勇。北門將軍。南衙執政。剋期以今日。誅兇豎。復李氏社稷。伏願殿下暫至玄武門。以副衆望。太子曰。兇豎悖亂。誠合誅夷。如

聖躬不康何慮有驚動請為後圖同皎諷諭久之太子乃就路又恐太子有悔色遂扶上馬至玄武門斬關而入誅易之等於迎仙院則天聞變乃起見太子曰乃是汝耶小兒既誅可還東宮桓彥範進曰太子安得更歸往者天皇棄羣臣以愛子託陛下今太子年長久居東宮將相大臣思太宗高宗之德誅兇豎立太子兵不血刃而清內難則天意人事歸乎李氏久矣今聖躬不康神器無主陛下宜復於明辟以順億兆神祇之心臣等謹奉天意不敢不請陛下傳立愛子萬代不絕天下幸甚矣則天乃卧不語見李湛曰汝是誅易之兄弟人耶我養汝輩翻見今日湛不敢對湛義府之子也

景雲二年二月睿宗謂侍臣曰有術士上言五日內有急兵入宮卿等為朕備之左右失色莫敢對張說進曰此有讒人設計擬搖動東宮耳陛下若使太子監國則君臣分定自然窺覷路絕災難不生姚崇宋璟郭元振進曰如說所言睿宗大悅即日詔皇太子監國時太平公主將有奪宗之計於光範門內乘步輦俟執政以諷之眾皆恐懼宋璟昌言曰太子有大功於天下真社稷主安敢妄有異議遂與姚崇奏公主就東都出寧王已下為刺史以息人心睿宗曰朕更無兄弟惟有太平一妹朝夕

欲得相見。卿勿言。餘並依卿所奏。公主聞之大怒。玄宗懼。乃奏崇璟離間骨肉。請加罪黜。悉停寧王已下外授。崇貶申州刺史。璟楚州刺史。

蘇頲。神龍中給事中。并修弘文館學士。轉中書舍人。時父瓌為宰相。父子同掌樞密。時人榮之。屬機事。填委制誥。皆出其手。中書令李嶠嘆曰。舍人思如泉湧。嶠所不及也。後為中書侍郎。與宗璟同知政事。璟剛正多所裁斷。頲皆順從其美。璟甚悅之。嘗謂人曰。吾與父子前後皆同時為宰相。僕射長厚。誠為國器。獻可替否。罄盡臣節。頲過其父也。後罷政事。拜禮部尚書而薨。及葬日。玄宗遊咸宜宮。將舉獵。聞頲喪。出愴然曰。蘇頲今日葬。吾寧忍娛遊乎。遂中路還宮。初。姚崇引璟為中丞。再引之入相。崇善應變。故能成天下之務。璟善守文。故能持天下之政。二人執性不同。同歸於道。叶心翼贊。以致刑措焉。

姚崇以拒太平公主出為申州刺史。玄宗深德之。太平既誅。徵為同州刺史。素與張說不叶。說諷趙彥昭彈之。玄宗不納。俄校獵於渭濱。密召會於行所。玄宗謂曰。卿頗知獵乎。崇對曰。此臣少所習也。臣年三十。居澤中。以呼鷹逐兔為樂。猶不知書。張璟謂臣曰。君當位極人臣。無自棄也。爾來折節讀書。以至將相。臣少為獵師。老而猶能。

玄宗大悅。與之偕。馬臂鷹。遲速在手。動必稱旨。玄宗懼甚。樂則割鮮。閑則咨以政事。備陳古今。理亂之本。上之可行者。必委曲言之。玄宗心益開。聽之。豐豐忘倦。軍國之務。咸訪於崇。崇罷冗職。修舊章。内外有叙。又請無赦宥。無度僧。無數遷吏。無任功臣。以政。玄宗悉從之。而天下大理。

張說獨排太平之黨。請太子監國。平定禍亂。迄為宗臣。前後三秉大政。掌文學之任。凡三十年。為文思精。老而益壯。尤工大手筆。善用所長。引文儒之士。以佐王化。得僧一行。贊明陰陽律曆。以敬授人時。封太山祠。睢上舉闕禮。謁五陵。開集賢。置學士。功業恢博。無以加矣。尚然諾於君臣朋友之際。大義甚篤。及薨。玄宗為之罷元會。制曰。弘濟艱難。參其功者。時傑。經緯禮樂。贊其道者。人師。式瞻而百度。允釐既往。而千載貽範。台衡軒鼎。垂黼藻於當年。徽策寵章。播芳蕤於後葉。故尚書左丞相燕國公說。星象降靈。雲龍合契。元和體其冲粹。妙有釋其至蹟。挹而莫測。仰之彌高。釋義探繫。表之微。英詞鼓天下之動。昔傳風謠。綢繆歲華。含春谷之聲。和而必應。蘊泉源之智。啟而斯沃。授命與國。則天衢以通。濟同以和。則朝政惟允。司鈞惣六官之紀。端揆為萬邦之式。方弘風緯。俗返本於上古之初。而邁德振仁。不臻於中壽之福。吁嗟不慙。



既喪斯文。宣室餘談。洽若在耳。玉殿遺草。宛然留迹。言念忠賢。良深震悼。是用當宁。撫几臨樂。撤懸罷稱觴之儀。遵往從之禮。可賜太師。賻物五百段。禮有加等。儒者榮之。

開元中。陸堅為中書舍人。以麗正學士。或非其人。而所司供擬。過為豐贍。謂朝列曰。此亦何益國家。空致如此費損。將議罷之。張說聞之。謂諸宰相曰。說聞自古帝王功成。則有奢縱之失。或興造池臺。或耽玩聲色。聖上崇儒重德。親自講論。刊校圖書。詳延學者。今之麗正。即是聖主禮樂之司。永代規模。不易之道。所費者細。所益者大。陸子之言。為未達也。玄宗後。聞其言。堅之恩。眄從此而減。

開元二十三年。加榮王已下官。勅宰臣入集賢院。分寫告身。以賜之。侍中裴耀卿。因入書庫觀書。既而謂人曰。聖上好文。書籍之盛事。自古未有。朝宰充使。學徒雲集。觀象設教。盡在是矣。前漢有金馬石渠。後漢有蘭臺東觀。宋有聰明。陳有德教。周則獸門麟趾。北齊有仁壽文林。雖載在前書。而事皆瑣細。方之今日。則豈得扶翰捧轂者哉。

張九齡。開元中為中書令。范陽節度使張守珪。奏裨將安祿山。頻失利。送就戮於京。